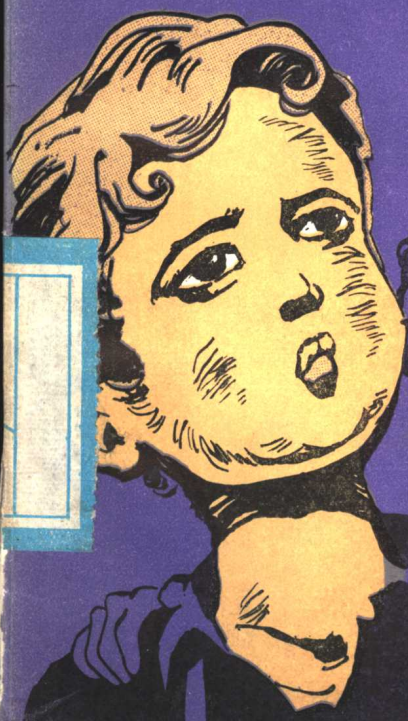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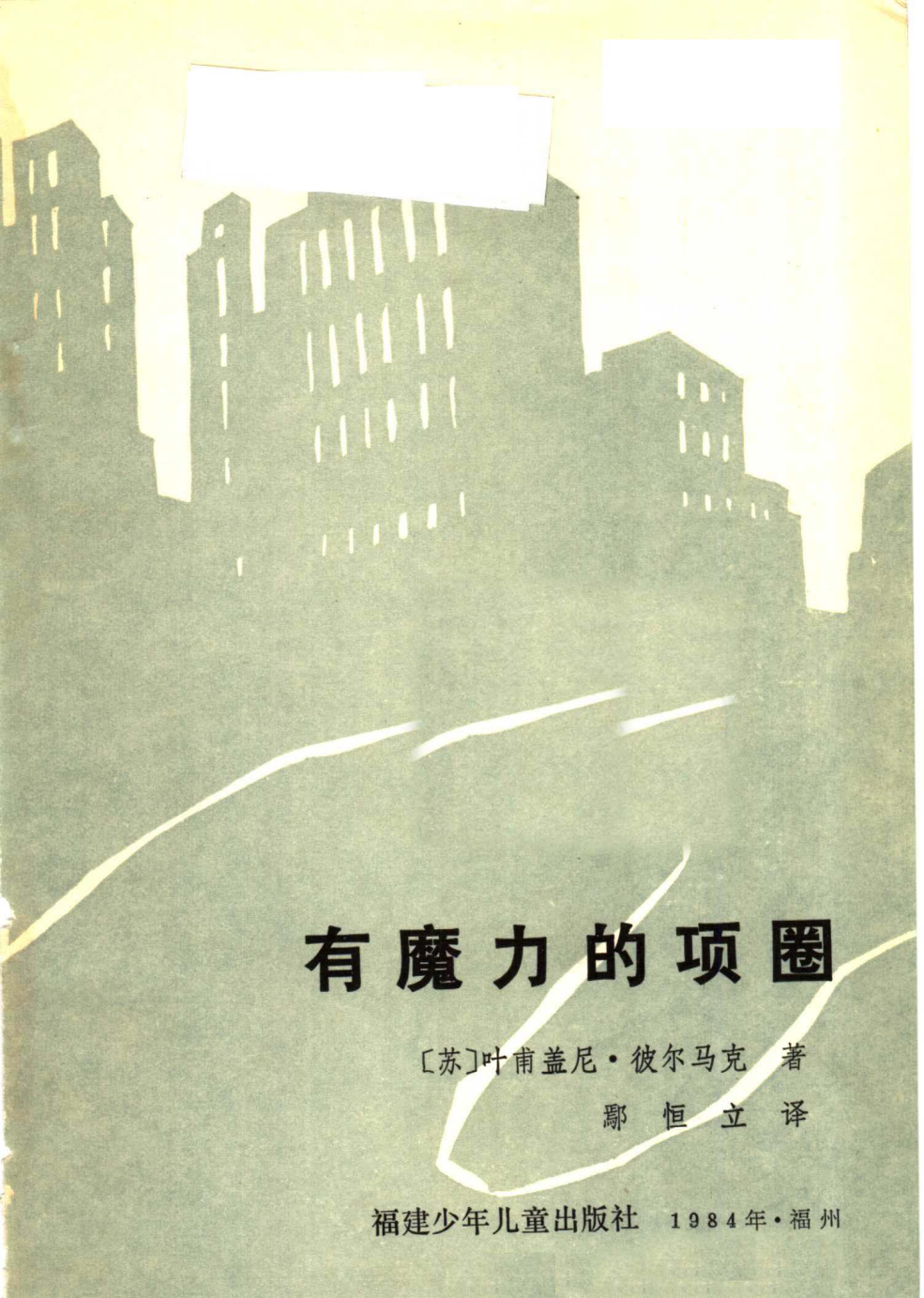


有魔力的项圈





有魔力的项圈

[苏]叶甫盖尼·彼尔马克 著

鄢恒立 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4年·福州

有魔力的项圈

叶甫盖尼·彼尔马克 著

鄢恒立 译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25印张 2插页153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650

书号: 10367·1 定价: 0.82元

目 录

妈妈和我们.....	(1)
永志不忘的狩猎.....	(9)
谢苗和谢尼亚.....	(14)
老大.....	(20)
别人的小门.....	(27)
斯拉维克.....	(31)
可怕的乌龟.....	(35)
爷爷的性格.....	(42)
谢辽沙.....	(46)
纤细的弦.....	(51)
掠夺者.....	(55)
有魔力的项圈.....	(63)
第六顶带耳罩的大皮帽.....	(68)
爷爷的眼睛.....	(73)
可信赖的人.....	(79)
沙利克和朵利克.....	(82)
杨树.....	(88)
蒲公英.....	(92)

巴尔公鱼.....	(96)
彼丘梗桥.....	(99)
敏锐的瞎子.....	(101)
赤橙黄绿青蓝紫.....	(103)
第一次微笑.....	(105)
牧人和小提琴.....	(110)
幸福的时钟.....	(114)
关于大钟的童话.....	(116)
火怎样想起跟水成亲.....	(120)
门门在行的弗卡.....	(123)
七百七十七个能工巧匠.....	(131)
劳动的灯光.....	(135)
金钉子.....	(139)
手套和斧子.....	(152)
价值的秘密.....	(154)
自走的树皮鞋.....	(158)
有魔力的颜料.....	(168)
可爱的太阳怎样点亮小电灯泡.....	(171)
关于瓦斯的民间故事.....	(175)
关于吉拉·费罗国的童话.....	(189)
埃及鸽.....	(220)

妈妈和我们

要是提起童年的事儿来，请吧，几个星期也聊不完

.....

我们因出墙报而在学校耽搁了。当我们出来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气虽暖和却纷纷扬扬下起了鹅毛大雪。于是，朵尼娅和莉达沿途跳起雪花舞来。等我一块儿走的弟弟偷偷地笑她们道：“蹦蹦跳跳的，多象一年级小学生呵！”

雪越下越大，舞嘛，跳不成了，积雪已有半个毡靴深了。

“可别迷路呀！”弟弟提醒大伙儿。

“瞧你这个胆小鬼！”莉达回答道，“再过十五分钟我们就到家了。”

这时，雪下得更大了。我知道咱们西伯利亚草原的暴风雪有多么残酷，心里开始不安起来。要知道，人们明明就在自家附近还迷了路，象这样的事也屡见不鲜呵！于是，我建议加快行进速度，但已经太晚了——大雪封路。

天越来越暗了，夜幕降临。接着，我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漫天的雪花飞舞、旋转，才几分钟的工夫就刮起暴风雪来。不一会儿就又转成特大风雪。姑娘们用头巾把脸蒙上。我和费佳把皮帽放下来遮住耳朵。通往我们村子的羊肠小道时而消失在脚下。

我走在最前头，并竭力不失去脚下踏出的道路，因为到

家没有几俄里了。我相信我们是顺利的。

可是，徒然。

路，消失了。仿佛是我奶奶童话里那个恶鬼把它从我们的脚底下给偷走了似的。也许是发疯了的旋风，也许是穷凶极恶的暴风雪老头。

“瞧，我早料到了！”费佳责怪我们道。

莉达还是兴致勃勃的样子，而朵尼娅却几乎要哭了出来。因为，她跟父亲曾经尝到过暴风雪的滋味，曾在雪原中过夜。但那个时候，雪橇上有足够的、暖和的皮袄。朵尼娅裹着大皮袄过了一夜，安然无恙。可现在呢？

现在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雪在我脸上融化，脸也结冰了。风象狼似地发出各种音调的嗥叫声。忽然，在风的吼声中我听见了妈妈镇静的嗓音：

“你怕过谁呀？暴风雪吗？你想叫吗？在这样的风声中谁听得见你的声音！也许你在希望狗找到你？白搭！这样的天气，还能有哪条狗会跑到草原上去？你只有唯一的出路：把身体埋在雪里。”

妈妈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要知道这是在想象中我用妈妈的嗓音对自己讲话。于是我说：

“我们迷路了。我们可能因精疲力竭而冻僵。来吧，象游牧人做的那样，让我们把身子埋在雪里吧。”

显然，我宣布这个决定时是那么果断以至谁也没表示什么异议。只有朵尼娅带着哭腔问道：“怎么个搞法呢？”

我答道：“象山鹑那样做。”

说罢，我便第一个开始挖深雪井了。起先，我用书包挖，可书包太厚，于是，我就从书包里抽出一本带结实书皮

的地图册来。事情进行得挺快。弟弟接我的班，然后是朵尼娅。朵尼娅甚至兴奋起来：

“多暖和！莉达，你来试试看，你会热起来的。”于是我们轮流挖雪井。当井挖到我们一人深的时候，我们就在它的一侧挖起小窑洞来。当大雪快要封井时，我们已呆在挖好的窑洞里，井口的大雪刚好当屋顶。

窑洞挖成后，我们开始各就各位。这时，大雪果然封了井口，风也吹不到窑洞里来。我们在雪下就象呆在洞穴里一般。接着就搞了雪下通道，我们大家都坐在各自的书包上，用呵出的热气来温暖这斗室的空间，感到还挺不错似的。

在这种时候，要能点根蜡烛该有多好哇！那我们就彼此都能看见了。我还有块猪油，是早饭剩下的。要有火柴的话，我就能用手帕做成灯芯，接着我们也就有了灯；但没有火柴。

“呶，我们得救了，”我说道。

这时，朵尼娅突如其来地抱住我说道：

“戈里亚，要是你愿意的话，我把我的朵布希卡送给你。”

朵布希卡是只驯熟的小黄鼠。

我不需要黄鼠。我甚至厌恶黄鼠。然而，朵尼娅的慷慨许诺使我感到喜悦。我明白了，用什么可以引起精神振奋。于是，大家也都明白了。莉达说得不错：

“你，尼古拉，现在我们有力量啦，男子汉！”

在她的嗓子里，我又听见妈妈的声音。显然，在每个女性中，即使她只有十二岁，也带点儿母性的幽默，听这话，就连只有十二岁的男孩儿也不例外，感到很痛快。

我实际上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于是便开始转述奶奶讲的故事。我之所以要讲这些故事是因为怕打瞌睡。要是我一睡着，那么其余的人也都会睡着的，而这样一来是很危险的。很可能冻僵。于是我便一个接着一个地讲起来，大约讲了三十个或者更多一点儿的故事与童话。当把奶奶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了，我就开始自编。当然啦，故事相当枯燥，于是听到了轻微的鼾声。

“这是谁？”

“这是朵妮娅，”莉达答道，“她睡着了，我也想困了，可以吗？”

我犹豫了片刻。

“不，不！”我禁止道，“这危险，这危险极了！”

“究竟为什么呢？瞧，多暖和呀！”

这时，我立刻想出个办法来。我撒了个谎还挺有效。这下子谁也不愿意哪怕是打个盹儿了。

我是这么说来着：

“狼专门进攻睡着的人。它们专门打听谁在打鼾呢！”

说罢，我便举出非常多的例子，甚至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竟会那么快地想出大量的例子来。

现在别人讲，轮流讲。

时间过得很慢。我不知道，这时候过半夜了没有或许已经破晓也说不定。我们挖的井口早已被暴风雪给封住了。

牧民或者游牧人，在这种情况下，会从雪堆里竖出高杆子来。他们特地把这玩意儿带到草原里以防暴风雪的袭击，有了这样的标志，人们一旦发现了，就好把他们挖出来。

我们没有杆子，没啥指望。唯一的希望就是狗了。可就

连它们也不能透过雪堆嗅到我们在哪儿。

我的猪油早已分光、吃光了。莉达的一块面包也一样。大家觉得好象天亮了，渴望暴风雪过去。而我呢，怕一旦挖通上方，就意味着毁坏这个雪窑洞。我怕衣服湿透了，可能再次陷入白雪坟墓的状态中。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给家里人增添了多大的焦虑、不安。也许，人们正在草原上到处寻找我们，叫唤我们……我想象自己的妈妈此时一定在迎风高喊：“戈里亚……费佳……你们在哪里？……回答我……”

想到这里，我便开始向上挖雪。原来雪顶并不太厚。这时，我们终于看见苍白的月亮和渐暗的星光了。天边亮起了仿佛还没睡醒的淡白的朝霞。

“早晨！”我叫了一声。于是挖起梯蹬来好让其他的人钻出来。天上飘着稀疏的雪花。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的风车。烟囱里，轻烟袅袅，象拉长了的弦索一般。人们醒来了，也许，这一夜他们压根儿就没睡……

过了一会儿，我们终于看见了自己的伙伴们。他们兴高采烈地奔向我们，喊道：

“活着！一共四个，活着的！”

我们大家都朝他们迎面跑过去。我没迟延，也没去听人们正在纷纷议论有关这一夜，有关我们的事儿。我直奔自己的家。院子里没有雪橇——也就是说爸爸还没回来。费佳远远落在我的后面。我一打开房门就扑向妈妈，是的，扑了过去……真是一言难尽呀！我哭起来……

“你在想些什么呢？”妈妈边用围裙给我擦眼泪边问道。

“想你来着，妈妈！……没有我们你也许失去理智了吧？”我说。

妈妈笑了笑，松开我的拥抱。这时，妈妈走向列娜的小床边。这是我们的妹妹。妈妈走过去，把小被子整整好，于是对她说道：“睡吧！”，尽管不这么说，妹妹也早已入睡，小被子也无需整理。接着她又迎面走近刚赶到的费佳，问道：

“毡靴没湿透吧？”

“没呢”，他答道，“毡靴下面有缎子。瞧，短皮大衣，下面浸湿了。我想吃……”

“换换衣服，赶快上桌！”妈妈说道。昨夜的情况什么也没问。

“是呵，她还爱我们吗？”我首先想到，“爱吗？莫非这个好大声哭的列娜在她眼里是唯一亲爱的人？”

当我们吃完两大盘热呼呼的食物时，母亲说道：

“我铺床啦，躺下吧。别上学了，得好好睡上一觉。”

我想睡而没能入眠。我在有百叶窗的暗室里躺了半天。我们被叫醒吃中饭。爸爸来了。他从莉达和朵尼娅那里了解到一切。他着实夸奖了我一番，并答应给我买一支小小的然而真正的猎枪。他对我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感到惊奇。

而母亲呢？……

母亲说道：“十三岁的小伙子了，在暴风雪中迷了路，要是连自己和同伴都救不了，那岂不可笑？”

“阿妞塔！……”父亲用责备的目光瞥了母亲一眼。

母亲打断父亲的话说道：“快吃，稀饭凉了！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到底有完没完呢？该做功课啦，夜晚逛荡，白天

浪费……”

午饭后朵尼娅给我送来了小黄鼠，我没要。莉达的母亲玛尔法·叶果洛芙娜抱着一只大公鹅来，向妈妈深深一鞠躬，说道：

“谢谢你，安娜·谢尔盖叶芙娜！瞧，你养了个多好的儿子呵！救了两个小姑娘。要知道，朵尼娅姊妹有好几个，可我，就只莉达一个宝贝……”

当玛尔法·叶果洛芙娜结束了自己哭诉的话，妈妈说道：“你不害臊吗，玛尔法？你分明是把我的笨蛋儿子戈里亚说成了英雄嘛！”，说罢转身就走，断然拒绝接受大公鹅。

晚上，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母亲前往诊所看病去了。她说，人发烧、头疼。

跟奶奶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总觉得轻松愉快。

我问她：“奶奶，说实话，妈妈怎么不那么爱我们了呢？难道我们真就不值得她爱吗？”

“你这个小傻瓜，再疼爱不过了！”奶奶答道，“你妈妈整夜没合眼，象发疯似地嚎啕大哭哇……她牵着狗跑遍草原，到处找你们来着。连膝盖都冻伤了……只是你要注意，这件事对谁也不要说！”

她有多好哇，应该爱这样的妈妈。我爱她……

不一会儿，母亲回来了，她对奶奶说：“费利得谢尔大夫给了头疼药粉。真是乱弹琴，说什么过一个月病才会好。”

我扑向妈妈，抱住她的双腿。透过厚厚的裙子，我感受到了她的双膝捆着绷带，但我没表态。我还从来没有对她这么温柔过，我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爱母亲过。我泪流满面

地亲吻着她那双粗糙的手。

而她呢，仅仅跟往常一样，象抚摸小牛犊那样抚摸着我的头，接着便去睡了。显然，她站着很吃力。

妈妈从不娇惯我们。她疼我们，关心我们，总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锻炼我们。妈妈看得远。其结果没什么不好。瞧，费佳迄今两次荣获劳动英雄称号。至于我自己呢，我能说的也只能是妈妈一向严格要求的那样——尽量少谈自己。

永志不忘的狩猎

瓦夏哥哥十六岁，我十四岁。我们俩老早就有猎枪了，是叔叔给的，每人一支。又是叔叔教会我们哥俩使用各种类型的猎枪。打猎时，叔叔总是逐字逐句地交代，要我们把所有预防措施都印在脑子里，并列举了许多不幸事故发生的例子。于是，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严格遵照叔叔的教诲行事。

在庫龙达车站住着我们的另一个叔叔——费多尔。要知道，这个叔叔非常欣赏自己的居住地——到处是波光粼粼的湖荡，并常以当地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感到骄傲。

于是，我和瓦夏哥哥出发前往庫龙达。

叔叔所夸耀的一切都被证实了，各式各样的飞鸟可真多呵！我们主要还是猎捕野鸭，因为大雁不让我们靠近它们。不管我们要什么花招，都不成功。于是我们再次迎风朝它们爬过去，并在夜间设下埋伏，可是徒劳！

要知道，敏锐的鸟儿飞得快又飞得长久。我们怎么也不能使自己靠近它们达到猎枪射击的距离，只好一次次推迟吃早饭、午饭或吃晚饭的时间，以便伺机行事。

有一次，卡佳婶婶喃喃自语道：“上帝呵，何时才能吃到一只野鸭？”

于是，我们下决心，无论如何得搞到一只野鸭。

傍晚，我们来到草原深处并在稻草垛里隔夜。天刚破晓就醒了。瞧，朝霞可美了，不管在哪里都是美的。在草原，

在湖畔也都不例外。朝霞把水渲染成特别的情调，这情调使我们不禁联想起乌拉尔来。那里，我们小时候老喜欢欣赏火红的高炉熔渣怎样从长柄勺倾泻出来并注入沟壑中去，形成红橙色的小湖。但那是小的，而这里是巨大的、鲜红色的湖泊。站在小丘上欣赏湖泊美丽的景色，我们忽然发现两只蔷薇色的鸟。我们立刻就认出这是天鹅。朝霞把它们雪白的羽毛映照得那么美。

这一带人们不打天鹅，何况也是不许可的。有些人认为，打死天鹅罪过；另些人也许不认为这是罪过，他们肆无忌惮地猎取天鹅，就象猎取海鸥、仙鹤一般，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只是为了标本？在民间，传说一对天鹅和陆相处，永不分离。要是死了一只天鹅，另一只也会死去。

我们哥俩去年到过柴那湖畔。这是个大湖，一望无垠。湖上聚集着成千上万只鸟：各种野鸭、大雁、天鹅。带着一般的望远镜就可以欣赏到鸟儿飞走前的情景……。大雁和野鸭分不出哪两个是一对——它们成群地游着。瞧，天鹅可就大不一样罗，即使成群，也是两只两只地游着。一对对粉红色的天鹅慢悠悠地、轻盈地游着。

这时，哥哥说道：

“在伊万·克罗兹诺那里，把天鹅还端上桌子来着。甚至图画里不是也画着摆在盘里作为野味的天鹅吗？这意味着，这不认为是禁止的，现在究竟为啥突然不让猎取天鹅了呢？”

我附和哥哥。于是，我们上了子弹，朝湖上瞄准。

天鹅毫不理睬我们。当地人谈论着，仿佛天鹅故意让骑马人靠近它似的，离得那么近，以至可以用鞭子打死它。

这，当然是夸张的话。然而，在这里，那些个被追捕的天鹅是很勇敢的，这是真的。于是，我们相当靠近这些美丽的禽鸟。

太阳升高了，它们变白了。然而，它们被芦苇挡住了。

“穿过芦苇，”哥哥这么建议道，“然后你——从右，而我——从左两面夹攻。”

于是我们沿着芦苇涉过浅滩，小心翼翼地走着，象叔叔教的那样没发出咕嘟声。芦苇终于变得稀少了。我们看见天鹅，非常近。于是开始瞄准。我——在右边，而瓦夏——在左边。他下命令了，就象在童年时，当我们玩打仗时那样下了命令。

“一、二、三……放！”

顿时响起两声枪声。乖乖，一只天鹅飞起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给我们的别旦式枪重新装上子弹，朝匆匆飞走的天鹅射击。但那只却满不在乎地飞走了。

“这是天鹅，”哥哥说道，“它的羽毛比较结实，打它，得用大点儿的散弹。咱们去拾掇那只天鹅吧。”

于是我们沿着粉红色的痕迹准备捞取猎获物了。

这时染红水面的已不是什么阳光，而是血。我们在齐腰深的水中走着，血迹把我们带到芦苇丛中，引来了，可又消失了。天鹅消失了。

我们就这样慢步走了四十分钟，冷得直打战，终于上岸了。

“瞧，”站在高处的哥哥指给我看，“它没飞走！它在湖的上空盘旋呢。”

于是，我看见了在高空中盘旋的另一只天鹅，

“离不开它的伴侣，”哥哥说道，“这么说，确有此事罗。”

他不谈“注意到”，而是说“意味着，这是真的。”

可我突然感到惭愧。要知道，这是我打的，是我给它带来不幸的呵。

天鹅仍然飞呀飞的，老在湖的上空盘旋，从容不迫地扑打着翅膀。

我想走掉了，并且越快越好。于是我对哥哥说道：

“瓦夏，咱们快走吧，离开这儿，把身上的衣服稍微烤烤干。”

哥哥同意了，并突然惊叫道：

“喂呀，它落下来了！”

于是我看见降落在了白石头上的天鹅。我的腿都发软了，于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天鹅落到湖心发出水的拍溅声。

“也许，它是由于心碎？”瓦西里轻轻地问道，“我听说常有这样的事。”

“不知道，不知道……”我答道。

我突然非常想喝水，于是我便捧起湖里那又碱又苦的水喝起来。

微风掠过，它开始把伴侣弄到岸上，弄到芦苇间的空地上。现在抓住天鹅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无论是我还是哥哥甚至想都不想。

我们哥俩空着双手默默地返回。在家里我们也没谈起有关我们打猎的事儿，而只是过了好几天才询问抵达车站的大夫，天鹅会不会因经受不住伴侣的死而撕心裂肺。